

黎明的河边

峻 青



黎 明 的 河 边

峻 青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2 字数 343,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78年10月上海第2版

1978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书号: 10078·0537 定价: 1.35元

写在百花重放的时候

——《黎明的河边》、《秋色赋》重版前言

现在虽说已是初冬季节，但北京的气候却依然暖和得犹如三月阳春。什刹海和昆明湖畔的垂柳，依然以它那绿叶重重又密又长的柳丝，轻轻地拂拭着水面。红得耀眼的香山枫叶，依然是绚丽一片，宛如二月的繁花。就连那塞上风高的八达岭上，长城内外，也依然是丹枫碧草，相映成趣，游人如织，春意盎然。……

真是：“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黎明的河边》、《秋色赋》，就在这样一个晴朗美好的日子里，要和读者重新见面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为这几本集子的重新再版写几句话。

本来，在一般情况下，几本旧作的重版，是没有多少话要说的；可是现在，我觉得不但有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

记得十月间，当我乘坐的京沪特快列车在隆隆声中开进了首都车站的时候，当我们的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我拉开窗帘，望着那光芒万丈的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我的感情异常激动，心情极不平静。这时候，我想起了很多事情，我想起了“四人帮”横行猖獗的那些日子，想起了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逝世的那些举国悲痛全球哀悼的令人

肝肠寸断的日子。想起一年前的那个震撼世界的十月里，粉碎了“四人帮”普天同庆万民齐欢的欢乐时刻。……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

这不是那种因果报应的迷信谰言。而是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因果关系的必然规律。

作恶多端的“四人帮”，从他们的兴起到灭亡，最充分地说明了这样的一个规律。

我们全都看得清楚：十年前的今天，“四人帮”还在挥舞着他们炮制的那把“黑线专政论”的屠刀，横冲直撞，大杀大砍，把我们的欣欣向荣万紫千红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搅得乌烟瘴气，百花凋零，一片萧条。在这狼嚎鬼叫的砍杀声中，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被他们全部否定了。多少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优秀作品被判处死刑封闭禁锢了。多少为党为人民辛勤劳动的文学工作者被戴上了“黑线人物”“黑干将”的帽子，惨遭迫害。就连《黎明的河边》这几株不象样子的野草小花，也没能逃过他们的魔爪，在刀光剑影之中，委身泥土了。……

十年后的今天，“黑线专政论”和它的炮制者们，却在一片愤怒的讨伐声中，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厉审判。而那些当年被“四人帮”判处了死刑的大量优秀作品，也都起死回生，和读者重新见面了。《黎明的河边》、《秋色赋》等书，也就在这春暖花开令人兴奋的时候，从黄泉下站出来，复活了。

十年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以及我的这几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也居然和其他许多文学工作者以及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

一样，经历了这样一场狂风暴雨般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变革。细想起来，也不奇怪：蜂蚁虽小，不是也同样经历着风雨阴晴，冬天和春天吗？

老实说：我本来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作家。是毛主席的革命队伍，使我学习和提高了文化，是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战争生活，是千千万万老革命根据地的故乡人民和八路军、解放军的英雄儿女，在战争风暴中所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激励着我，使我拿起笔来，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文献的指引下，零零星星陆陆续续地写出了《黎明的河边》等集子中的一些作品。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没想到，也不懂得什么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等的美学概念和创作原则。我只是受着内心的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觉得非要把我所亲眼看到听到的那些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受到教育的人和事写出来不可。否则，我就对不起那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的今天的英雄们，对不起党，也对不起自己。

就拿《马石山上》那个短篇来说吧。当时，我也是在那个班的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从日本鬼子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的。我亲眼看到：那十个英雄战士，他们是怎样冒着巨大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撕破了敌人的火网，把一批又一批被围在山上的群众救了出来。当救出最后一大批群众时，天已蒙蒙亮了。他们本来是可以安全转移了的。可是，当他们听到山上还有群众在呼救时，却毅然又返身杀回了包围圈。当时，谁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重回包围圈，肯定是很难再冲出来的。可

是，我们的人民战士，明明知道这必然是很危险的，却甘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抢救那被围的群众。结果，群众是又被救出了一批，而他们却全部壮烈地牺牲在马石山上。当我们在附近的山岗上望着他们与从四面八方密集包围上来的敌人英勇激战的滚滚硝烟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他们那气壮山河的口号声和最后一颗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山巅响起的时候，我们全都禁不住流着滚滚的热泪，一齐呼喊起来。有的人放声大哭，有的人疯了似地向山上冲去。……

就在这样一种极端感动的心情下，在朔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林寺山麓，我含着激动的眼泪，在粗糙的土造笔记本上，写下了《马石山上》这个短篇作品。我举出这个例子，只是要说明：我是在怎样一种思想感情支配下进行创作的。我常常想：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生命。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党和人民的利益，崇高的理想，却远远超过了生命。为了它，人们不惜慷慨地付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这是一种多么崇高伟大的思想品质啊！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崇高伟大的吗？我，就应该尽一切努力，把这种崇高伟大的英雄事迹，来告诉人们，教育别人，也教育我自己。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他们，崇敬他们，学习他们。不但我们这一代，而且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知道：当年他们的先辈们，是怎样给他们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的，是怎样对待工作和生活，个人与集体的。

这，就是我要歌颂革命战争，歌颂革命的英雄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所在。

当然，由于水平所限，我写的这些作品，还显得很粗糙，还

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离我所要达到的目的还相差很远。它们的质量不高，数量也很少。为此，就象我在《黎明的河边》初版《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经常感到不安。

但我万万没想到：“黑线专政论”的炮制者们，他们不是批评我在这方面的缺点，而却把它一笔抹杀，全部否定，甚至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江青多次在讲话中点我的名，说我是“颂扬战争恐怖”。张春桥则公然宣称我是“中国的肖洛霍夫”。

这样一来，不但我的已出版的几本小册子，被判处了死刑，封闭禁锢起来。而且连我的尚未出版的作品初稿其中包括曾经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热情关怀支持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初稿，以及与此有关的大量资料和书籍，也都被作为“反革命罪证”抄没，至今不见下落。最后，我本人也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秘密逮捕，用专机送到北京，长期关押达五年半之久。……

没有必要多谈这个人的遭遇。而更使人愤怒的是“四人帮”对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严重摧残和蹂躏。

当然，我们承认：十七年来的文艺战线上，是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而且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内，也受到过这种干扰和影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正如毛主席在两个批示中所指出的那样。但是，铁的事实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而我们队伍中的大多数，也总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要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因此，当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谈到这些令人悲愤的事情时，我们要更

清楚地看到：“四人帮”的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决不仅止是对革命文艺作品的大量扼杀，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残酷迫害，对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严重摧残蹂躏；而更重要的却是对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革命文艺方针的全盘否定，对毛主席整个的革命路线的全部否定。而在这全盘否定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险恶狠毒的目的，那就是篡党夺权，改朝换代，以便在他们全盘否定的废墟上，来开创他们“四人帮”的“新纪元”，复辟他们这伙法西斯匪徒流氓们的资产阶级王国。

这也就难怪：为什么这些自称为“文化革命旗手”的人，都如此疯狂地摧毁革命文化？其实，他们又岂止是仅仅摧残文化呢？他们的野心大得很，他们要的是整个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感谢我们敬爱的华主席和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挽救了我们的革命文艺。

春天又回到了人间。

在这华主席党中央给我们送来的风和日丽的春天里，过去在“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屠刀下被封闭禁锢的一些好的作品，又再版发行，重新和读者见面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万紫千红的绚丽景色。

在这百花重放的时刻，我的这几株野草小花——《黎明的河边》、《秋色赋》等，也在这温暖的阳光下起死回生重见天日了。

枯木逢春，陈花重放，旧作再版，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但

是，旧作毕竟还是旧作，而更重要的还是要写出更多新的好的作品来。

我已经整整十年多没有写作了。“四人帮”夺去了我的战斗武器——笔，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没有比这更加痛苦的了。正如一个战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却不能忍受手中没有了武器。

万分感谢华主席党中央又重新给了我战斗武器，使我重返战场，回到了文学战线的岗位上，又在为党为人民写作了。我感到无比幸福，无比激动。我要用华主席党中央重新给我的这支笔，为党为人民写出新的作品来，而且要比过去写得更多更好。

我还要牢牢地记住并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继续改造世界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最后，让我用不久前写的一首小诗，来结束此文，并抒衷情：

人生能有几度秋，
六载铁窗已白头。
畴昔曾洒山河泪，
而今幸释党国忧。
愧无佳作酬盛世，
喜有群芳舒锦绣。
此身愿化杜宇鸟，
报春沥血死方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于北京

目 次

写在百花重放的时候

——《黎明的河边》、《秋色赋》重版前言 1

第 一 辑

老水牛爷爷.....	3
东去列车.....	28
潍河上的春天.....	57
老交通.....	73
主人.....	94
看喜.....	121

第 二 辑

黎明的河边.....	133
烽火山上的故事.....	169
党员登记表.....	193
马石山上.....	212
变天.....	253
血衣.....	272
水落石出.....	287

第 三 辑

最后的报告	335
桃李花开	394
老许	457
韩宁两庄的喜事	472
鸳鸯冢	506
后记	523
又记	527

第一辑

老水牛爷爷

从河里回来，已经大半夜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的总是睡不着：也许是老韦兆讲的那个老水牛爷爷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也许是旧地重游特别引起我兴奋的感情，我的心在强烈地激动着。

我爬起身来，重又走上大街。在街头上闲谈的人们，都早已回家去了，大街上空荡荡地，连那最热闹的关帝庙前的空地上，也不见一个人影。

月亮高高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上，向大地散射着银色的光华。大街两旁那一排高大的白杨树，也向人家的屋顶上院子里投下了朦胧的阴影。珍珠似的露珠，从白杨的肥大而嫩绿的叶子上，从爬在老槐树上重重地下垂着的淡紫色的藤萝花穗上，悄悄地降落下来。大街上，飘荡着浓郁的花香。……

温馨而美丽的四月的夜，分外幽静、迷人。

隅庄，在这温馨的春夜里静静地酣睡着。它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安宁。在那些黑洞洞的散发着睡眠的气味的屋子里，不时地传出了年青姑娘们的幸福的梦呓声，甜蜜的躺在母亲怀里的孩子们的鼾睡声。……

我踏着幽冷的月光，穿过大街，向着密密层层地围绕着村庄的果林里走去。林子里很静，杜鹃鸟在果林的深处不住气

地啼叫。果树的嫩叶，在四月的微风中絮语。蝙蝠，扇动着它那半透明的黑纱似的翅膀，在树枝的空罅间沙沙地飞翔。……

这一片方圆十多里的有名的隅庄果林，苍郁葱茏，活象一片绿色的大海；清晨和黄昏，果树的梢头，总是浮动着一层白蒙蒙的烟雾，活象笼罩在海面上的雾气。七年以前，当蒋介石匪军侵陷了昌潍平原的时候，我们的武工队就经常地在这片大海似的果林中出没，打击还乡团匪徒，而敌人也曾在这里袭击过我们。那时候，果林里时常震响着枪声，树底下的沙地上，时常散落着许多被炮火打断的树枝和果子。隅庄，没有一个夜晚能睡得象今夜这样的幸福、安宁；果林，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的繁茂、幽静。

象回到了我的海滨上的故乡一样，在阔别了七年之久的隅庄，一个人，一棵树，都能引起我的许多思念和感慨，都能激起我心灵上的强烈激动。我在果林里长久地踟蹰着，象造访我的久别的朋友一样，对每一棵我所要经过的树下，我都要轻轻地抚摩它一下，仔仔细细地打量它一番。我看见，有一棵当时曾被枪弹打穿了的苹果树，现在长得又高又粗了，那茂密的枝头上正怒放着粉红色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花香。当时打在树干上的弹洞，现在连个疤痕也不见了，树身长得又直又滑，简直和没有受过伤一样。青春和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创伤，度过了凛冽的寒冬，用它自己的鲜花，点缀着美好的春天。

月亮已经爬上中天了。树林子里浓阴重重的沙地上，投射着斑斑驳驳的月光。风来了，树枝摇曳着，月光、树影一齐晃动起来，婆婆娑娑地，活象微风吹动着碧绿的湖水，晃动着反映在湖面上的蓝天白云一样。我慢腾腾地走着，望着鲜花怒

放的果树，闻着阵阵的花香，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愉快，我和它们共同分享着春天的快乐。

突然，一棵枯死了的老树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树的半腰里，有一个碗口大的疤痕，树头已经没有了，只有三两根光秃秃的枝桠，孤伶伶地伸向天空。

我猛然想起来了：这是一棵梨树，在当时，是全果林中最老最大而结果又最多的梨树。它的枝叶扑撒着象个亭子盖一样，它的腰干弯曲着象个老头儿一样，所以我们都叫它“老头树”。那时候，我们的队部，就经常住在这棵树底下。有一次，敌人包围了树林，用猛烈的炮火向林中轰击；我就隐蔽在这棵老头树后，向着敌人还击。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在树下爆炸了，一股黑色的烟雾，在我的脚下涌起，断枝、碎叶、将熟的青梨，纷纷扬扬地落了我一身。我以为自己受伤了，活动了一下，竟没有什么痛楚。烟雾消散了，我仔细一看：只见这棵老头树的半腰上，打了碗口大的一个洞，绿澄澄的水汁，从那被炸断了的毛茸茸的纤维上淌了下来，亭子盖似的树头没有了，断枝在冒着一缕缕黑烟。在当时，我没想到它会死，而且在紧张的战斗中，也没有时间去想得那么多。可是现在，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却不禁感慨无限。它是死了，它用它那粗壮的躯体，保护了我的安全，也保护了生长在它周围的许多小树的安全。现在，被它保护下来的这些小树，都在蓬勃地生长，有一些已经长成了大树，开花结果了；我呢，也依然健在。可是，它却死了！……

我的思绪奔腾着，我的感情激动着，于是，我又想起了刚才老韦兆对我讲的那个老水牛爷爷的故事——

今天下午，我来到了隅庄。找着村支部书记老韦兆同志，想请他和我谈一谈村中这几年的情况。那时他很忙，正在开会布置春耕生产工作，就约我今夜间到河上去谈。因为他夜晚要到河里去下挂网，那时有空闲。

晚饭以后，老韦兆提着网，他的十岁的孙子小宝提着鱼篮，我们三个人一起出了村头，穿过了果林，向着村西面的潍河走去。

这时候，月亮刚从平原上探出头来，河面上闪烁着一道道鱼鳞似的银光。春天的潍河，是温柔的，娴静的。金色的鲤鱼，不时地跃出水面，把平静的河水，激起一个个银色的圆圈。银圈在扩大着，扩大着，一直地扩展到河两岸堤坝下面的水草里，于是，浸在水里的星星，也闪闪跳跳地晃动起来，活象无数颗金珠在一幅蓝绸子上滚动着。河水轻轻地拍击着堤岸，发出泼刺泼刺的响声。……

老韦兆把网下好以后，让小船无拘无束地在银镜似的水面上轻轻地滑行着。他掏出烟袋来，蹲在船头上，巴答巴答地吸着了烟，看了看我，说：

“老孙同志，咱庄上这几年的变化可大哩，每一家的生活比起你在这的时候，真不知提高了多少！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到我家去吃饭，尽吃了些地瓜叶子，我老婆出去借了一半糠粳粘^①给你，你还没舍得吃，留给了我的老母亲。现时，可

① 粳粘是昌潍地区农民吃的一种食物，是用高粱面或小米面做的，有的地方叫“窝窝头”。